

体验性识解观下《论语》英译的 “映射”和“创仿”

杜致强, 王 勇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论语》作为“四书”之一,其英译是典籍英译的重要代表。体认翻译学将认知翻译学本土化,结合体验与认知来研究翻译,用“体”和“认”来解释翻译中的“映射”和“创仿”。采用理雅各、许渊冲、倪培民的三个英译本为研究文本,基于体认翻译学,从识解的五个维度即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想象性展开讨论,分析三位译者对同一文本不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并剖析不同场景背后采取的翻译策略,旨在揭示译者主体性在实现典籍英译“映射性创仿”中的重要意义,探索体验性识解观对于典籍英译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论语》英译; 识解; 映射; 创仿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5-0413-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1129591

“Mapping” and “Creative Imita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Based on Embodied Construal View

DU Zhiqiang, WANG Y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Boo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nalects* epitomiz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 new Chinese cogni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y based on embodiment and cognition, illustrates “identity” and “imitation”, “cognition” the “difference” and “creation” with “embodi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mbodiment and cognition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construal: perspective, selection, prominence, dynamicity, and imagination. With three English versions by James Legge, Xu Yuanchong, Ni Peimin serv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paper compares their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active 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the same original text,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achieving “mapping” and “creative imitation”, and enlightens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construal; mapping; creative imitation

收稿日期: 2022-11-29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21YJA740041)

作者简介: 杜致强,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认知翻译学、翻译批评。E-mail: kyledu98@qq.com

通信作者: 王 勇,男,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wangyongfirst@163.com

典籍英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经典《论语》的英译更是备受关注。许多译者先后对其进行英译,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英文译本。本研究选取理雅各^[1]、许渊冲^[2]、倪培民^[3]三位译者的英译本作为研究语料,从识解的五个维度分析核心词和典型句子的翻译,着重研究翻译过程中同一文本不同的体认加工,以及译者在不同情境下对译文进行的“映射”和“创仿”,以揭示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差异,探索体验性识解观对典籍英译的启发意义。

一、《论语》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论语》英译研究成果以论文居多,专门研究《论语》英译的专著凤毛麟角^[4]。其中,王勇从历时角度概述英美学者英译《论语》的历史,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对比分析英译本,揭示诗学价值在《论语》翻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转喻理论之于研究典籍英译过程的重要意义^[5]。此外,不少硕士研究生将《论语》英译作为论文研究课题,也有相关论文发表到外语类核心期刊。李琦基于后现代翻译理论“他者”视角,对比辜鸿铭和林戊荪的两个《论语》译本,以语言和文化他异性为切入点,探讨两位译者所使用的的翻译策略,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需得立足自身文化,翻译传播需要将“他者”视域转变为“去国化”^[6]。张晓雪对21世纪初17年中中国知网有关《论语》英译研究的文献做了共词聚类分析,认为国内现有研究聚焦于总体性研究、单一译本鉴赏、翻译技巧讨论、多译本比较以及核心概念阐释^[7]。粗略统计,近5年共有超过220篇关于《论语》英译的学术论文收录于中国知网,主要涉及的研究视角包括:生态翻译学、目的论、阐释学、归化与异化、模因论和关联理论。基于认知翻译学的《论语》英译研究目前相对欠缺。

二、体验性识解

近10年,国内认知翻译学发展迅速,学术成果竞相涌现,学术共同体日趋壮大。认知翻译学拓宽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外延,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译者进行翻译实践,实现译者主体性,均基于其认知动因^[8]。通过译文追溯译者的认知动因,隶属于翻译过程认知研究,这是认知翻译学的

核心研究领域。王寅结合体验哲学,将认知翻译学进一步拓展为体认翻译学,为翻译认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9]。在这一框架下,翻译是译者基于对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认知知识解,将源语意义映射到译入语中,并通过创造性模仿建构出来的体认活动^[9]。王寅在翻译中用“体验”来解释“趋同”和“模仿”,也用“认知”来解释“差异”和“创造”^[10]。“映射”和“创仿”是体认翻译学的两个核心术语,这种“映射”不仅存在于词语意象间,还体现在语法意义上。另外,翻译不是对原文简单机械地模仿,而是创造性地、有目的地再现。

识解(Construe, Construal)这一概念由蓝纳克(Langacker)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描述相同场景的能力^[11]。识解主要包括辖域、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五个维度^[12]。王寅认为辖域和背景之间存在交叉,他建议将二者结合成一个维度。路玉立足于识解理论,从详略度、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四个维度,对比分析理雅各和许渊冲的英译本,这一研究将识解理论系统地引入到《论语》英译研究^[13],论证了识解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对两个译本中识解机制的统计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证,且未涉及隐喻和转喻翻译的讨论。2019年,蓝纳克重新修订了识解的次维度为: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力^[14]。王寅认为识解也是体认翻译学的一种重要的体认方式,为追求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他将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有机结合,把原本的识解观进一步修订为“体验性识解观”(Embodied Construal View)^{[15]290}。

本研究采用最新的识解理论维度来进行分析。鉴于目前还没有基于最新修订的识解理论来研究《论语》英译的论文,笔者大胆提议,好的翻译的标准应是实现译者与原文“互动体验”上的“映射”以及“认知加工”上的“创仿”。简言之,翻译佳作该是基于“体验性识解”对原文实现“映射性创仿”。

三、识解观下的译本对比分析

对于同一语境,三位译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词语、不同的句型,对句子意义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这都源于译者主体不同的识解方式。体验性识解观聚焦译者认知的同时,也兼顾译者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互动体验。

首先,笔者对《论语》中核心词的英译做一个对比。以“君子”和“小人”为例,三位译者均有多种处理方式。根据表1统计,理雅各对“君子”有七种译法,许渊冲四种,倪培民三种。

表1 “君子”“小人”的多种英译

Tab.1 Multiple translations of “junzi” and “xiaoren”

译本	“君子”	“小人”
理雅各 (Legge)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the mean man
	the superior man	the small man
	the scholar	
	the man who aims to be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the student of virtue	
	the Chun-tsze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许渊冲 (Xu)	a cultured man	an uncultured man
	an intelligent man	
	an intelligentman	
倪培民 (Ni)	a good man	
	an exemplary person	the petty-minded
	those in high stations	petty person
	people of high station	the common people

出于不同的识解角度,不同译者对同一词语的体认不尽相同,同一译者对同一词语的体认也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理雅各对“君子”的翻译大致可分为三类:意译成“有美德的人”;意译成“博学的人”;直接音译。许渊冲对“君子”的识解结果可分为两类:博学之人、好人。倪培民对其有两种识解结果:一种是将“君子”译为“an exemplary person”;另一种是译为“people of high station”或“those in high stations”。这两种识解看起来大相径庭,后者可能让译文读者疑惑到底是指身居高位之人还是品德高尚之人。然而,综观《论语》全篇,“君子”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正人君子或品德高尚之辈,有时还表示在位者,例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此外,倪培民翻译核心词,有时还会在其后用括号补充拼音和汉字,以便译文读者理解。例如,“君子不重,则不威”中“君子”对应的翻译是“an exemplary person (junzi 君子)”,并通过副文本做注释。笔者认为这样的处

理,每词标注一次即可,标注多了难免显得累赘。

三位译者在翻译“小人”时,也存在识解差异。透过译文不难看出,理雅各认为“小人”即是卑鄙之人,可用“mean”或者“small”来修饰,许渊冲认为“小人”是没有文化的人,可用“uncultured”一词来形容。倪培民在不同语境下对“小人”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将“小人”识解为心胸狭隘、小心眼的人,译为“petty persons”;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中,将“小人”译为“the common people”,这句话将执政者和平民百姓的品德分别比作“风”和“草”,“风吹草动”,合情合理。译者根据不同语境对同一核心词做出了不同的识解。上述例子都体现了译者识解视角的差异造成的翻译产出的差异。

下面从识解的五个维度具体分析典型例句的翻译。

(一) 视角

视角 (perspective) 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用的时空维度以及所持的立场与态度。蓝纳克提出视角涉及的识解操作方式包含主体客体关系、图形—背景、视点、指称等。王寅认为翻译中的视角转换常见的有:词类、句型、人称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主动与被动、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转换^{[15]272}。

例1 子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Legge: There a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the Master was entirely free. He had no foregone conclusions, no arbitrary predeterminations, no obstinacy, and no egoism^{[13]31}.

Xu: The Master was entirely free from four things, namely, supposition, predetermination, obstinacy and self-assertion^{[2]60}.

Ni: The Master stayed clear from four things: No conjecture, no demand for absoluteness, no inflexibility, and no self-absorption^{[3]231}.

孔子提出了人生“四戒”:不凭空臆测,不武断绝对,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对比三个译本,理雅各和倪培民在识解这句话时,遵循源语概念的否定表达,而许渊冲则将源语的否定表达转换为肯定表达。其实“绝”和“毋”在语义上有重合,都表示“远离、摒弃”之意。许渊冲巧妙地将其二为一,用“be free from”这一形容词词组统率整个

句子,表示“远离、摆脱、免于……”,该词组后通常接负面的东西,用于此恰到好处,同时运用“namely”这一解释性副词,引出“四戒”,避免了四次“毋”的重复翻译,化否定语气为肯定语气。这种处理在忠实于源语概念的同时实现了“创译”。但美中不足的是,obstinate的名词形式是obstinacy,而不是obstination,这是一个法语词,可能许先生为了实现“音美”,构成四个“-tion”的连续尾韵,从法语中借用了这一词。总的来说,从否定与肯定语气之间的转换这一视角来看,许渊冲的译本称得上是“创造性映射”。

(二) 选择

选择(selection)指的是在观察和描述某一事物或场景时有不同的切入点选择。在翻译时,原文的任一表达式都能激活译者头脑中与之相关的认知域,并刺激其做出相应的识解。选择涉及到的识解操作主要包含详略度、概念隐喻、概念转喻^[16]。详略度(specificity)原本是识解四大维度之一,因其与隐喻、转喻都涉及译者的选择,有共同的上位范畴,所以蓝纳克在修订识解理论时将其归入到选择维度。增译、减译、副文本翻译都属于“详略度”的范畴。《论语》英译本中有不少“详略度”的体现以及对隐喻转喻的识解操作。

例2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Legge: The superior man thinks of virtues; the small man thinks of comfort. The superior man thinks of the sanctions of law; the small man thinks of favors which he may receive^{[1]12}.

Xu: A cultured man cares for virtue, and an uncultured man for the land. The former cares for order and the latter for favor^{[2]609}.

Ni: Exemplary persons cherish virtue; petty persons cherish land. Exemplary persons cherish a role model; petty persons cherish favor^{[3]137}.

纵观三个译本,译者的识解差异主要集中在“土”和“刑”。这里的“土”实际上可看作是一种隐喻,可以代表安定、舒适,也可以代表物质条件。其中,只有理雅各将其识解为“舒适”这一隐喻意义,另外两位译者则采用直译。关于“刑”,在文言文中有“刑罚、刑法”之意,也有“法式、典范”之意。理雅各在识解过程中选择了前者,许渊冲和倪培民选择了后者。此外,从详略度上看,

许渊冲的译文最精炼,后半句在翻译时减少了对“君子”和“小人”的简单重复,用“the former”和“the latter”指代,还与“order”和“favor”一起构成尾韵,增强了译文的音韵美,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处理又破坏了中文原文四字词构成的对仗结构,所以从形式上看,针对这句话的翻译,理雅各和倪培民的识解选择“映射”程度更高,而许渊冲的识解选择“创译性”更强。

《论语》中有多处关于“器”的隐喻,主要比较两处:“君子不器”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者指君子并非器物一样是某一方面的人才,这里的“器”实指专业人才,三位译者分别将其处理为“utensil”“implement”“vessel”;而对于后者,“器”则是指实实在在的器物工具,三位译者均将其译为“tools”。除此之外,还有多处“上”的隐喻,例如“好犯上者”和“上好礼”,两处“上”都隐喻“上级、领导者”,前者均被译为“superiors”,而后者均被译为“rulers”。关于《论语》中的转喻,主要探讨下“君子”的翻译识解,每位译者都对其有至少三种翻译。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激活的认知域也不尽相同,君子可以是“三省吾身”的尚德之士,可以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好学之士,也可以是“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之士。译者针对不同的语境对“君子”一词做出的不同的识解操作,属于概念转喻的翻译选择,在“映射”原文的同时注入了译者的主体性色彩。

(三) 突显

突显(prominence)即为注意的焦点。为了满足思维要求和交际目的,人们可对同一客观场景中的不同对象进行突显,因此诞生了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方式。蓝纳克认为突显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侧显—基体;射体—界标^[14]。王寅指出翻译识解中的突显涉及过程与结果、部分与整体、语义突显、文化突显等^[15]。

例3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

Legge: I admit people's approach to me without committing myself as to what they may do when they have retired. Why must one be so severe^{[1]26?}

Xu: When a man comes forward, he is welcome. When he retrogrades, we should not go backwards with him. Be not too particular^{[2]646!}

Ni: I accept people's coming forward to me

without committing myself as to what they may do after they leave. Why must you be so extreme^{[3]208}?

例3很好地体现了译者在语义突显层面的差异, 这种识解差异有时甚至导致误译。例3的背景是: 一个来自互乡的童子向孔子求教, 因相传互乡这个地方的人粗野自大, 难以相处, 门人对此深感疑惑, 询问孔子为何收下童子。孔子解释, 当一个人要求进步, 就该加以肯定, 何必深究他的过往。理雅各和倪培民的译文突显了“*I*”这个行为主体, 站在“*我*”(孔子)的立场上发表言论。而许渊冲的译文则突显“*he*”, 站在“*他*”(求学童子)的立场上表达“*我们*”(孔子及其弟子)该有的态度。另外, 三位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主要在“*与*”“*进*”“*退*”三个字的识解上存在差异, “*与*”表示赞许之意, 并非“*和*”之意, 许渊冲译文的“*with*”似有不妥。理雅各对“*进*”“*退*”的识解与范仲淹笔下“*进亦忧, 退亦忧*”的意思相近。倪培民的识解则是字面上的进退。从语义上看, 理雅各和倪培民的译文识解意义相近, 但准确性有待考究。笔者认为针对例3, 三者的译文均未能很好地“映射”原文意旨, 更不必说“创仿”。译者在识解时难免存在突显维度的差异, 但差异不可成为偏误, 识解偏误往往会把译文引向歧途。

(四) 动态性

文旭认为概念化(即意义)具有具身性、动态性、想象性等特点^[17], 这与蓝纳克最新修订的识解理论相吻合。动态性(dynamicity)主要体现为对某一事件的心理扫描, 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翻译中, 动态性体现为译者采用情景构建的方式来描述某一特定事件。时间维度上的心理扫描分为渐次扫描和总括扫描, 空间维度则包含大—小、上—下、左—右、远—近、中心—边缘等方向^[14]。动态性的识解操作实质上可看作是对静态语境的重构。

例4 升车, 必正立, 执绥。车中, 不内顾, 不疾言, 不亲指。

Legge: When he was about to mount his carriage, he would stand straight, holding the cord. When he was in the carriage, he did not turn his head quite round, he did not talk hastily, he did not point with his hands^{[1]38}.

Xu: He would stand straight in his carriage, holding the cord. He would not turn around, nor speak hastily, nor point with his fingers^{[2]680}.

Ni: In mounting a carriage, he would always stand upright, holding on to the strap. In the carriage, he would not look at the interior, or speak at a high pitch, or point the direction himself^{[3]256}.

要准确地“体认”这句话, 首先需要弄清楚句中的事件, 然后大致判断出事件的发展是遵循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 再通过说话人的描述以及前文简单的背景介绍, 构建出一个动态情景。通过动态性识解, 一幅乘车图跃然纸上。例4这句话讲的是孔子的乘车礼仪, 乘车时讲究安全性, 坐车时不妨碍他人。透过乘车出行这一细节, 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约之以礼, 正身正心。这句话涉及两种情形以及一连串的动词, 这里讨论三位译者在识解这些动词时心理层面的渐次扫描和总括扫描, 前者包含后者, 后者是前者的结果, 前者到后者是由动态转向静态的过程。无论是从场景描述还是动作描述角度, 理雅各的译文都体现的是渐次扫描, 许渊冲的译文则与其截然相反, 均采用总括扫描, 且为了实现这一扫描方式, 他省译了“*车中*”。倪培民在描述“*升车*”和“*车中*”两个不同场景时, 采用介词短语引出动作, 属于渐次扫描, 但在描述“*车中*”的“*三不*”礼仪时, 采用了总括扫描方式。这样的动态性识解, 既是对原文最大程度的“映射”, 也与原作者的心理扫描对等, 增加了译文的易读性和可读性。

(五) 想象性

想象性(imagination)指的是译者在对文本进行认知识解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认知想象, 它涉及四种基本心智能力: 引申、整合、分离、抽象能力。由于这些心智能力又分别包含许多复杂的次维度, 在此仅就引申和整合的主要层面进行讨论。引申主要通过具体化和抽象化的方式对源语概念意义进行识解操作, 而具体化和抽象化主要通过对原型范畴进行调整得以实现。从整合角度来看, 人们进行的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动态性的概念整合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译者不同维度的认知识解, 并借助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创造性的概念整合。

例5 子曰: “*关雎,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Legge: The Kwan Tsu is expressive of enjoyment without being licentious, and of grief without being hurtfully excessive^{[1]10}.

Xu: Cooing and Wooing (the first song in the Book of Poetry), tells us pleasure and grief should not

go to excess^{[2]602}.

Ni: “The Chirping of the Osprey” is expressive of joy without being licentious, and of grief without being hurtfully excessive^{[3]125}.

透过引申和整合维度看例5的译文,“关雎”的翻译存在较大差异。理雅各采用音译,既难以让译文读者理解其内涵,也无法通过译文传达中华文化内蕴。许渊冲采用拟声译法,“关”指的是雄雌雎鸠求偶时相互应和的声音,“Cooing and Wooing”传神地复刻了这一意象,化抽象为具体,生动形象,同时这样的概念整合为译者和读者勾勒出雎鸠和鸣的美好景象。由于《关雎》是《诗经》中的一首爱情诗,译者便在其后用括号加以补充解释,相得益彰。倪培民采用意译,但却难以激活译文读者头脑中对“关雎”的认知,“创译性”不如许渊冲的译本。另外,理雅各和倪培民对原句整合后的意思是《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代表,而许渊冲将其识解为《关雎》意在告诉人们哀乐都应该有节制,这更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可见,译者在认识识解时,其想象性的发挥往往能指引译者实现创造性翻译。

四、结语

纵观五个识解维度的对比分析,理雅各和倪培民的译本更强调对原文的“映射”,而许渊冲译本在实现基本“映射”的基础上,兼顾“三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原文的“创仿”,特别是在想象性维度。此外,对比三个译本,译者在翻译时的识解差异显而易见,而识解角度和方式的偏差也会导致译者产生误译。究其原因,译者缺乏相关历史和文化的互动体验和具身认知,难以激活相对应的心理空间对其进行准确的识解。《论语》英译是中华典籍英译的重要内容,其翻译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由于识解五维度涉及很多次维度,本研究未能对每一维度的识解差异面面俱到。综上,笔者认为,好的典籍英译应该是基于具身认知和认知想象对典籍原文的“映射性创仿”。翻译不仅仅是源语意义到译入语的映射,除了达到体认识解上的共谋,还应该尽可能体现出翻译活动本身的创意,做到仿有所创,创不失格。

参考文献:

- [1] JAMES L.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M]. Hong Kong,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 [2] 许渊冲. Thus Spoke the Master[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1.
- [3] NI P. M. Understand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Lunyu* with Annotation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 [4] 范祥涛. 中华典籍外译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 [5] 王勇. 《论语》英译的转喻视角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 [6] 李琦. “他者”视域下《论语》英译与传播[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4.
- [7] 张晓雪. 《论语》英译研究热点、领域构成及展望——基于CNKI学术期刊2001至2017年文献的共词可视化分析[J]. 上海翻译, 2017(5): 69-74.
- [8] 文旭, 刘瑾, 肖开容. 认知翻译学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 [9] 王寅.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 中国翻译, 2021, 42(3): 43-49.
- [10] 王寅. 体认翻译学视野下的“映射”与“创仿”[J]. 中国外语, 2020, 17(5): 37-44.
- [11]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2]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Vol. II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路玉. 识解理论视阈下《论语》两英译本的对比研究[D]. 贵阳: 贵州大学, 2019.
- [14] LANGACKER R. W. Construal[M]//DĄBROWSKA E, DIVJAK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9.
- [15] 王寅. 体认翻译学(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6] 董典. 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1.
- [17] 文旭. 语言、意义与概念化[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9(1): 31-39.

(责编: 朱渭波)